

阅读中国·五彩霓裳丛书

远离严寒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 哈萨克族

不曾想，
伸手向天空索要的，
往往就在身边。



013059554

I267
2318

远离严寒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I267
2318



北航

C1666849

10302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离严寒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8

(阅读中国·五彩霓裳丛书)

ISBN 978- 7- 5001- 3752- 8

I. ①远…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6942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9725; 68359813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作 者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封面摄影 / 孙占礼

策划编辑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郭宇佳

排 版 /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21千

版 次 / 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年8月第一次

ISBN 978- 7- 5001-3752-8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书中使用的部分图片, 由于权源不详, 无法与著作权人一一取得联系, 未能及时支付稿酬。请相关著作权人见到声明后与我社联系。

序

胡平

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品质，是多读长篇小说好，还是多读中短篇小说，或散文、诗歌好？我主张多读后者。

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正处于井喷时期，目前实体书已达年产4000部以上，网络长篇更以数十万部计，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它产生于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长篇小说的作者从事什么职业的都有，遍布社会各个层面，他们作品内容的总和，是可以反映现实中国的基本面貌的。不过，就传统作家而言，他们更擅长的是中短篇创作，对长篇小说样式的探索还只是近些年的事，不能说在经验上完全到位。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变迁沧海桑田，令人眼花缭乱，虽题材丰富，足以产生若干史诗巨著，但在把握上又格外困难，需要作者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这也关系到长篇小说的结构——所以，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除《白鹿原》等外，成功的还不是很。至于多数网络长篇，鱼龙混杂，不大讲究艺术底蕴，文学价值是有限的。

中国作家写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却是极为训练有素的，这种训练主要经由纯文学期刊的筛选过程进行。中国保持有一定数量的纯文

学期刊，即使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的保护下，它们也没有被商业大潮冲垮，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品位。作者向这些期刊投稿，最初很难被采纳的——有经验的编辑，可以一眼看出他在语言、叙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必须经过长时间体味、修炼和多次投稿，直至达到期刊的标准，才可能获得发表。这一进程，着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成熟的作家。当然，作家们的探索也在不断推动期刊的发展。

知悉了这些，就可以知道，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这成为推出这套“阅读中国·五彩霓裳系列丛书”的理由之一。

中国是拥有 56 个民族的国家，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前几年举办的一期少数民族作家班上，55 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代表参加，盛况空前，可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近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格外值得珍视的部分，它们有些具有罕见的文学品质，闪耀着梦想中的色彩。彝族尚黑，藏族尚白，蒙古族尚黄，傈僳族土葬，裕固族火葬，藏族天葬……许多新的一代少数民族作者既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也受到现代文明的教育。他们清醒冷静地看待现实，又能够细微辨别包围着自己的充满暗语的环境。在他们的作品中，神秘的气氛与科学的精神融合为一，产生了奇异的效果。这些都使我们联想到拉美文学奇迹般的崛起。魔幻现实主义将梦境、现实、科学、想象、神话、幻觉等等熔为一炉，造成似真似幻、既荒诞又神秘的情境。这一现象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颇有相近之处。有评论家再三预言：“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相比，我对少数民族作家拥有更多的信心，抱有更多的希望。将来产生巨著的、在全世界发生影响的很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这番话也许并不虚妄。

在中短篇创作中，中国的女作家和男作家是平分秋色的，目前甚至有超越男作家的趋势，这是因为，中短篇似乎更主情，而女作家

在情感的表达上更为细腻。在这套丛书里，精选了五位著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它们皆有特色，风格各异。叶梅的小说，长于淡定又千回百转的女性叙事，探索曲折和幽秘的人物心理；金仁顺的小说，给人柔风拂面的温馨，可以读出高丽民族独具的历史韵味。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朴素而颇有质地，单纯又意味隽永；娜夜的诗歌，想象奇特，笔意冷峻，却蕴含着火一般的热情；赵玫的一组文章，多为创作谈，抒发了对艺术、对人生的精致见解，本身还是优美的散文作品，混合着知性与感性交织的芬芳。这些作品都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菁华之作，代表了汉语写作的真实水平。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001
老坟地·····	001
子 弹·····	009
远离严寒·····	019
多年前飘过的一片云·····	025
帷幔两边·····	035
流 星·····	043
脐 母·····	059
少 年·····	067

父亲的堂兄·····	075
新 娘·····	081
石头上的马·····	093
大 风·····	109
一双夹脚的鞋（之一）·····	117
一双夹脚的鞋（之二）·····	123
一双夹脚的鞋（之三）·····	131
永生羊·····	139
灵异山羊·····	147
不死猫·····	151
一只瞎了眼的鸡·····	159
狗 爱·····	169
迟归的父亲·····	173
夏牧场·····	179
老毡房·····	189
女儿水·····	197

老坟地

我们从屋里出门往前，第一脚是学校的小操场，第二脚是那片老坟地，第三脚是唐皮匠的皮草坊，第四脚便是那口小水泉了。唐皮匠守着那口水泉，除了过日子，还要洗皮、熟皮，做他的皮草生意，而我们到那口水泉，为的只是过日子。我们家去水泉挑水，先是我父亲和母亲，后是我姐姐，再后来就是我了。在那些年里，我们每天挑水走过老坟地，进而渐渐在坟地中踏出了一条只属于我们家的路。

尽管那条路是我们家的，但是，在我刚刚开始挑水的时候，那片坟地却是我脚下一个难以走过的障碍。

我挑着两个空桶子向南，走过操场，在老坟地北边停下来，一份焦虑漫上我的心头。老坟地里的坟茔一个挨一个挤满了我的视野。阳光空泛地从高空晒下来。空气中没有飞虫，没有风，没有一粒扬沙，坟地安静得就像一座熟睡的村庄，使我喘不上气来。我知道，只要我向前走一步，挂在扁担前钩上的空桶就会碰到一块压在坟头的石头上，然后，一阵铁器和石头的碰撞声就会炸响，抖落尘土，掉在这堆坟下某个人的脸上，惊动了他。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惊动一个死去的人会

得到什么样的报应。

我忧郁地回头望了望我们家的那排房子，它正像一个被灯光照得发白的人，看不到脸上一丝阴影。暑假期间，学生们都回山里去了，这排房子人去楼空，空着窗户，空着门，空着操场，两个篮球架像两只螳螂呆呆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把它们的影子奇奇怪怪地投在地上。时光在这所房子的上空，仿佛这老坟地一样睡着了，或者被正从我们家房顶的烟囱里升腾起来的烟雾融化，在空中一滴一滴落下来，润湿了干燥的土地。母亲站在门前向我狠狠地挥手，我知道她在说，你既然看见时光正在一点一点融化掉，那你就快点去把水挑回来！

于是，我回过头来向前，看见唐皮匠家的烟囱同样也在冒烟，他家房后面的阴影掉在老坟地最南边一个墓穴上。一只小山羊羔正躲在阴凉下闭目反刍，丝毫不关心什么时光之类的事。

我心中又一阵焦虑，我便跺了跺我自己的影子，我多么希望能长高一点，让我的水桶离地面远一点。

老坟地大约有五六十座坟，因为没有墓碑，所以没有人知道下面埋葬着什么人。从我们家的窗口望去，那些坟茔大多被压在乱石下面，使坟地看上去就像一堆乱石冈，其中只有几座坟被一堵干打垒的土墙高高地围住，给埋在下面的人增添了几分神秘。那圈土墙的西墙上开着一扇窗户，南墙上开着一扇门，木门久经岁月风尘，朽了，掉在地上，就像主人出了远门，放弃了家园。也不知这些坟茔在这里存在了多少年，也不知下面埋葬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大人们说，土墙里的几个人生前很可能地位显赫，抑或统属一个家族，总之与众不同。然而，无论生前身世卑贱，还是地位显赫，葬在老坟地里的人如今身在乱坟岗下，结果也不过如此。他们变成了土，没有人过问，自打我记事起，就从没见过人在那里做过任何仪式，寄托对死者的哀思；而且也不再有新坟在此落户，以把他们的年代与我们拉得近一些。他们像是被活

着的人彻底清除出了生活，被岁月永远封存起来，彻底与世隔绝。一些处在边上的坟茔因年代久远，人踩马踏，像在风沙中被吹走的沙丘，渐渐夷为平地。有一年，一头牛走进坟区，踩踏了一座坟，将一半身子陷在里边。牛笨，自己爬不上来，人们就又是拉又是拽，费了老大力才把它从里面拉出来，那感觉与拯救一头掉进泥沼里的牛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在泥沼里作业，溅在人身上的是身泥水，而在老坟地，粘在人身上的则是一层泥土，以致那些人灰头土脸，好像掉进坟里面的不是牛，而是人，十分可笑。那牛被拉出来后，那个坟就开了一个洞，冬天被积雪覆盖，夏天敞着口子，黑洞洞的，很吓人。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没有人来管管它，我多么希望有人能管管这件事，以使我小小的生活得到一点安全感呀。但是，那个时候，谁又会想到一个刚刚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天天为能从坟地里开出一条通往水泉的勇敢之路而苦苦煎熬。

想得多了，不知自己身在坟地之外，还是在坟地之内。

一天傍晚，我爬上我们家门前的小房顶，帮我母亲把切好的西红柿片晾到房顶上。每年夏天的这个时候，我父亲都要下奇台，买回来西红柿，然后，我们就把它们拿到小房顶晒成干儿，做过冬的菜。前些年，上小房顶的是我姐姐，那一年轮到了我。我们从下午开始晾晒，一直晒到太阳偏西，到天快黑的时候，我的视觉已经被西红柿染成了红色。我看到了红色的房顶，红色的天空，红色的大地，红色的人，还看到黄昏最早亮起的一颗红星。这使我感到惊恐万分，我想自己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了。于是，我站在小房顶上使劲揉了揉眼睛，竟发现手也变成红色的了。我就把手伸向头顶，借夕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突然有一群红色的鸟从我的头顶上像一层低云一样伴着空空荡荡的雷声飞过，我扭头，发现身后不远处那堆乱石冈正笼罩在一层红色的尘埃里，一些薄如蝉翼的人在那里相互厮杀，一片混

战，有人倒下去，又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人的手拿着一把长矛，一个没有腿的人正向唐皮匠家那边的水泉匍匐向前……唐皮匠却和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一如既往地在水泉边上做他们该做的事，丝毫也不在乎正在发生的事。鸟群举世哗然在他们上空飞跃，并落到那一堵高墙上……一柱白光从那墙的窗口射出，映照天幕，我听到了惨叫声，有人高声叫着：“水，水，水……”

然后，我的身体沉进了无边无际的红色尘埃里。

有人说：

“这个孩子病了，昨天夜里开始高烧不退，胡说不断。她说她看到了战争，看到有人去抢唐皮匠的水泉。”我听得出来，说话的人是我父亲。他说，“看她的嘴里都烧出了水泡。”

我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我父亲的怀里。他的右胳膊垫在我的脖子下，而我的头耷拉在他的胳膊外边。一扇门倒映在我的视线中，有人头朝里地走进屋，把一道强光送进我的眼睛，我感到一阵刺痛。

另有人说：

“不要紧，这孩子出麻疹了，不必打针吃药了，带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她自己会好起来的，记住不要让她见光，她的眼睛会受不了的。不过，我想还是得给她的口腔里上一点紫药水，免得感染。瞧哇，瞧哇，这嘴怎会烧成这个样子？”

这样，我就感觉着一股苦苦的药棉在我的舌头上转了几圈。

那些天，我们家门窗紧闭，红窗帘一直垂着，把我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但我躺在炕上，一刻也没有消停过，我让自己一次又一次走进老坟地，寻找那个人举过的矛；一次又一次走向水泉，以免什么人把那股水泉从我们的生活里夺走。那些日子，我躲在屋里，没有人知道我多么妒忌老唐，我愤愤不平地想为什么把家安在水泉旁的不是我们

家，而是他唐皮匠？

一周后，我母亲又爬上了小房顶收拾那天我晾在上面的西红柿，它们已经完全被晒干了，抓一把在手上，就像抓了一把干树叶。我身上的疹子也像秋风落叶般凋谢，化作一股红尘飘散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它留给我的启示却刻骨铭心，它使我领悟到深藏在人身体里的毒素不可抗拒，我打过麻疹疫苗，可它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出来了，爬满了我的全身，连眼皮里都扎下了它们的堡垒。在它面前，我们是多么不堪一击。当然，它又同时使我明白了，只要我们把深藏在身体里的毒素排出来，我们就不再脆弱了。

我放下母亲从房顶上递给我的一盆西红柿干，想到应该到老坟地上转一转，看看我是不是长了一点胆量。

那时候，小操场上有几名已经返校的孩子在打篮球，他们为争得一个小小的球，从球场的东边跑向球场的西边，脚下飞起尘土，汗流浹背，甚至义愤填膺，这使人感到十分可笑。他们用这种方式消磨时光，而在旁边泥土下，人却把时光扔掉了。

我走向老坟地，不再怕乱石冈下长眠的人，却怕一个球飞过来砸在我的头上，给我一个不小的尴尬。我怕争抢，因为我没有力量，身体生来单薄。何况我大病初愈，身体需要我在成长中向更多的阳光获取充足的营养。

那一刻天上正阳光灿烂，它使我获得了一股力量，于是，我勇敢地走进了老坟地！

我沿着父亲、母亲和姐姐踏出来的那条汲水之路向前走，耳旁回响着那几个孩子的嘈杂，心里十分踏实。白天的日光晒热了堆在坟塋上的石头，在日头西去的时候，这些石头又把热气散发在空中，变成了云。老唐家的那个白色的小山羊正站在一个土堆旁低头吃草，我看得出它已经长大一些了；但看见也已经长高了的，它却旁若无人地

走开了。我瞪了它一眼想，再过几天，等我的身体完全恢复，我就可以大着胆子去水泉挑水，到那个时候，相信我的个子还能长高一点。我正如此这般胡思乱想着，操场那边果然飞过来一个篮球，但它没有砸在我的头上，而是掉进早先被牛踩坏的那个坟那边了。

有个少年走向这边，但走到坟地边上，停下了。我一下明白了他的心思。在我明白了他心思的时候，他也看见了我，顿时两眼放光，兴奋地向我挥挥手，指指那个球。我就跨过了几座坟，看见篮球恰好掉在当初被牛踩踏的那个坟上，有幸的是没有掉进坑里。我犹豫了一下，走向那个坟，捡了球，扔向操场。然后，怯生生地朝敞开的墓穴看了一眼。我知道我心中仍存几分焦虑。但那里除了陷下坑里的土，什么也没有。我想我还是快点走开，我毕竟还没有勇敢到可以钻进一个墓穴里去看一堆白骨。我正欲离开时，看见脚下的黄土里露出了一个小铁块，便拨开土，捡起来，见是一个箭头。那箭头略尖，有一个扇状的箭尾，箭尾上还缺了一块，箭面粗糙得像一块石头，放在手上沉甸甸的，还有些温热，那是阳光晒的。

事过许多年后，我总是想，在那个黄昏，我站在老坟地里，应该想到我曾在那个红色幻觉里见过的那高举着矛的胳膊，箭头肯定是他掉在那里的。但是我想也许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实。尽管后来许多人对那个箭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做出种种解释，但谁也没有我看到的那样真切。唯有一个名叫额德利什的红脸老头的话颇为言之有理。他说，北塔山这个地方，地处边境，历史上有过许多战事。打仗的有军人，有土匪，多则上百人，少则数十人。那些人在这里打仗一般不为争夺要塞，而是为一眼水泉。那个箭头肯定是扎在坟里那个人的身上，并与他一起下葬，多少年后，被一个毛丫头发现了，一切就这么简单。

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反正这个箭头我现在还保存着，它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珍藏。我结婚出嫁的时候，很想把它也作

为我的一份嫁妆带进我的新生活中来。但是，我最终还是把它留在母亲那里。我希望我回到娘家的时候，仍然能从它那里看到我儿时的影子，因为我一生的任何一份生活积淀，都是从我的娘家开始的。

我忘不了那条取水的路。尽管它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但在那一条路上，我们一天也没有因为它的死亡而放弃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这样，住在它南边的唐皮匠家也是一样。

就像我忘不了那条路，我也永远忘不了那个冬天，我和我父亲从那座高高的坟墙下把唐皮匠的妻子背回我们家来的情景。

那是一个开春的时节，温柔的大雪纷纷扬扬地飘下，一层一层地盖住我们的路。老唐来了，推开我们家的门，神情沮丧地说，他年轻美貌的夫人原打算带他到场里去找领导，请求准许他们离婚，多年来，他们总是吵吵闹闹，日子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但是可怜那女人走到老坟地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她知道，如果她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她的婚姻很可能就真的走到尽头了。那个时候，连小孩子都知道，婚姻到头，结果只能是“死亡”，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新生。于是，她绝望地倒在那个坟墙下，不省人事。老唐说这番话的时候，蹲在我们家的火炉前，苦苦地抽着一支烟，眼里转着一圈晶莹的泪水，他痛心他的婚姻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求我父亲和我母亲说，你们都是教书的人，好好开导开导我的妻子，如果没有这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老唐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和父亲沿着我们汲水的路，跑向那座高大的坟墙，看见那个美丽女人真的躺在墙根下，半个脸埋在雪地里，雪花落在她的身上、头发上，一层又一层。雪地上留着一大片乱七八糟的脚印，有些落在坟墓上，有些落在几个坟墓的中间。很显然，在这片死亡之地，这两个人有过一段激烈的争执，结果，女人倒下了。我父亲背起她，她竟然不知，只在胸腔里发出绝望的呻吟。能听得出，她的确已经伤心到

了极点。

许多年后，我经历了许多事，看到了许多人，才渐渐明白，一个已经死亡的婚姻完全是无可救药的。许多人放弃最初的选择，并把一段一段充满幸福或痛苦的经历变成一座座坟墓，然后不再有人去看管它们，它们便在岁月的风尘中消散得无影无踪，把时光凝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重要的是，解脱出来的人或许还能获得新生。

后来我们听说，老唐和他的夫人最终还是离异了。我在为他们暗松一口气的同时，又为当初老唐流过的眼泪，和他的夫人昏死在老坟地雪地上的情景而感到黯然神伤。我父亲和母亲的劝导虽然在那个时候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但无论老唐还是他年少的夫人，抑或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却为挽救他们俩死亡的婚姻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生活过，我们爱过，也恨过。

我相信长眠在老坟地里的人，无论他们是被时光老死的，还是为了一口水死于战火，他们和我们一样也生活过，爱过，恨过。

因为，我们都喝过同一眼水泉里的水。

我父亲带着我走过这段山路，去很远的地方捡子弹壳和骨头。我们把捡来的弹壳和骨头交到场里，然后场里就会派人派车把我们、还有其他许多人捡来的弹壳或骨头送到准噶尔盆地南边去。我们只管捡回来交公就是，至于送到那边去做什么，我们没有过问过。

我父亲走在我前面。我走在他后边，看见他脚底下踩过的枯草又从地上悄悄地站起来，好像生怕被他发现似的。这是五月，北塔山的雪没有完全融化。在山体的阴影里，还有一些雪地。这些雪地已不再像冬天那样大兵压境，它们已经衰老了。积雪衰老了，只会一点一点把自己消灭掉，而不给谁留下任何负担，也不对谁讲衰老的道理，因为它们总是出生在深秋，消亡在初春，它们的记忆是寒冷的。在我父亲踩过的枯草下，一些春生植物正在金色的春光下悄无声息地萌芽，它们萌生在春，消亡在秋，它们的记忆是鲜活的，所以我们总是能够记住它们。

我家邻居的老太太常说：“不死那个，岂有这个！”我想所指的也许就是凡此种种的天下事。